

洛神文化系列(3)

□ 记者 孙钦良

河洛
春秋

《洛神赋》写作地究竟在哪里

5月10日、11日，洛阳歌剧院上演了两场《水月洛神》，这是郑州歌舞剧院继《风中少林》之后，打造的又一个大型歌舞剧。我看了第一场演出。

不知洛阳观众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看演出的，我只发现邻座有两位摄影爱好者，始终把相机架在座位前，咔嚓咔嚓，全程抓拍，不愿漏拍任何优美“画面”。

我也认为那“画面”很美：一轮圆月清白如玉，悬浮于洛水之上，洛神凌波跃动，状若飞天，缥缈虚幻。整个剧情和舞蹈也是好的。中场休息时，我遇到一位洛阳文人，问其感受如何，他酸溜溜地说：“唉，洛神这个题材，又让郑州占去了！”

郑州一些学者却认为，《洛神赋》的写作地点就在巩义芝田洛水边，从行政区划上来说，郑州有宣传洛神的理由。

那么，曹植的《洛神赋》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写成的呢？

1 郑州学者的考证

《洛神赋》开篇这样写道：“黄初三年，余朝京师，还济洛川。古人有言：斯水之神，名曰宓妃。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，遂作斯赋。其辞曰：余从京城，言归东藩。背伊阙，越轔轔，经通谷，陵景山。日既西倾，车殆马烦。尔乃税驾乎衡皋，秣驷乎芝田，容与乎阳林，流眄乎洛川。于是精移神骇，忽焉思散。俯则未察，仰以殊观，睹一丽人，于岩之畔。”

先看看郑州学者的考证：其一，洛神传说在巩义流传甚广，回郭镇刘村北滩有洛神庙，俗称“洛河娘娘庙”，每年农历六月十三有庙会。直到今天，当地群众仍有祭祀洛神的习俗，尊洛神为“洛河娘娘”。其二，根据曹植写的“归东藩”路线，他写《洛神赋》的地点应在巩义芝田。具体举证为——

第一，“黄初三年，余朝京师，还济洛川。”京师指洛阳，洛川指洛河，“还”指返回“东藩”，即曹植的封地，如今山东省鄄城县。所以，曹植前行方向是“东”，沿“洛川”行走，必须经过巩县(今巩义)。

第二，当年的京城洛阳，并非在现在的洛阳市区，而是在偃师西部，即我们现在说的“汉魏故城”，文中的“背伊阙”，完全符合方位，因为“伊阙”当时确在京城西南，往东走，背伊阙，是对的。文中的“越轔轔”，轔轔是山名，在偃师东南与登封交界处，山路环曲，需要翻越，也是对的。“经通谷”一句，通谷(即大谷、大谷口、水泉口，在偃师市寇店镇)是嵩山与龙门山之间的谷地；“陵景山”，景山即偃师市缑氏镇境内景山。这些路程走完后，就一步步接近巩县了。

曹植“陵景山”后，夕阳西下，人困马乏，于是“尔乃税驾乎衡皋”，在长满杜蘅草的岸边卸了车，这个岸边是洛水边。“秣驷乎芝田”，是说在芝田喂马。芝田就是如今巩义市芝田镇——洛水从洛宁流到偃师境内，一直在洛阳盆地穿行，两岸都是平地，只有流到芝田镇益家窝村时，才从平原进入山地，故文中出现“睹一丽人，于岩之畔”，这个“岩”字，点出了曹植看见洛神的地点，不在平原，而在山地，是在巩县益家窝村的洛水岸边。

为了验证这一观点，巩义文化人席彦昭还按照曹植写的东归路线，骑着自行车走了一遍，根据在古道上骑马的速度，考证曹植从洛阳出发后，一路向东，除去中午吃饭的时间，傍晚时分正好走到芝田。

2 洛阳学者的结论

但洛阳学者表示反对，理由如下：当时曹植从洛阳出发，向东而去。那时，洛阳向东有三条路，一是邙岭以北，二是邙山以南，三是偏东南的这条需要“越轔轔，经通谷，陵景山”的弯弯绕道路。

试看这三条道路，哪一条最便捷呢？当然是邙山以南这条路，因为古代洛河河道虽有过南北移动，但基本上没有大的改道，曹植应沿着如今首阳山、偃师城关、山化、石家庄、巩义稍柴和益家窝这一线行走才对，奇怪的是曹植没有这么走，而是向南绕行，“越轔轔，经通谷，陵景山”，走了那条“弯弯绕道路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原来，曹植文中所说的“轔轔”，并非靠近登封的“轔轔关”，而是“轔轔府”。“轔轔府”位居“轔轔关”之北，相对靠近洛水，但走这条线路，毕竟走的还是“弓背路”，等于舍近

求远，难道曹植就这么笨？他不会抄近路吗？

一些学者经过考证，得出了下面的结论：曹植曾与哥哥曹丕争夺世子之位，遭到曹丕的嫉恨。曹植告别京师东归时，本可以与曹丕结伴而行，但曹丕生怕这两人在路上合谋造反，所以特别指示他俩不能走同一条道路。关于这一点，可在曹植于黄初四年写的《赠白马王彪》中找到依据。

《赠白马王彪》序曰：“黄初四年五月，白马王、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，会节气。到洛阳，任城王薨。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。后有司以二王归藩，道路宜异宿止。意毒恨之。盖以大别在数日，是用自剖，与王辞焉。愤而成篇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黄初四年五月，曹丕、曹彰、曹植弟兄三人，一同进京朝见曹丕。结果，任城王曹彰在京莫名其妙死去，曹植、曹丕一同回归封

地。他二人本可结伴同行，但遭到阻拦，只能“道路宜异宿止”。曹植悲愤难当，写下了这首长诗，赠给白马王曹彪。

至此，我们看到了宫廷斗争是多么复杂！作为皇帝的曹丕，猜忌兄弟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。我们也理解了他为啥要让曹植写七步诗，“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”，曹植的处境是多么悲惨！他的生存空间狭小，连走路都“被指定”，这就像明明有一辆宝马车，却让你走高速公路，偏让你走山路，绕了一个大弯！

那么，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，洛阳学者就有话可说了。你看，曹植出了京城，先向南走，背对伊阙，到了轔轔府之后，开始向北折返，然后沿着洛水东行。这一绕行不要紧，多走了几十里路，到夕阳西下时，他绝对走不到巩县的芝田！

3 《洛神赋》写作地在偃师？

这样分析，曹植的《洛神赋》必须在偃师市顾县镇洛水边完成，理由有三：第一，明弘治《偃师县志》载：“轔轔府，在县东南仙君保。”这个位置在今天的府店镇西，正处于许昌、登封进入洛阳的“许洛古道”上，从这里向北，一路下坡，路就比较好走了，曹植车马速度得以加快，到傍晚是可以到达洛水的。

第二，曹植东归大方向是向今日山东，从洛阳出发时，为不引起曹丕的怀疑，他勉强执行曹丕的命令，舍近求远，向东南绕行许多冤枉路之后，再也不愿翻越登封、偃师交界处

的轔轔关了，为了赶时间，他必须向北折返，然后沿洛水向东。而向北走起码还有四十多里路，走到洛水已经天黑，不可能再向东走到遥远的芝田了。

第三，巩义学者认定“通谷”在今偃师市寇店乡水泉村，此话不准确，实际上“通谷”是在偃师市顾县镇曲家寨村南，玉皇顶西侧，长约二里，深五七丈，因其深，故而土红，当地俗称“红通谷”，往南通往缑城古道，往东南通往“轔轔关”的古道，故称“通谷”。

第四，“陵景山”为“临景山”之

意，景山在今顾县镇白云岭，弄清了这些，就知道轔轔府、通谷、景山是在南北一条直线上，曹植往北折返时，必然要“越轔轔，经通谷，陵景山”，这样的行程顺序，很符合曹植原文所写的路线。若按巩义学者说的“通谷”是寇店大谷、大谷口、水泉口的话，行路顺序就应为“经通谷，越轔轔，陵景山”了，就与原文不符了。

由此，洛阳一些学者得出结论：当年曹植怀着愤懑，绕道南行后折返北边的洛水，站在曲家寨附近的山顶，眺望洛水，恍如梦境，似睹洛神，遂成《洛神赋》。

4 打造我们的洛神文化

自古以来，《洛神赋》就有属地之争，这主要是作者备受压制，行文隐曲，不敢直写，客观上制造了许多迷雾。各地学者，各有考证，也只是猜测而已，要确定曹植当年真踪，并非易事。但这些考证皆有重要价值，对接近真相，渐有路径——而作为一个洛阳人，即使为了曹植《洛神赋》中有这样一个“洛”字，也应该努

力研究，大做文章，不敢懈怠。

至于郑州已打造出《水月洛神》，说明人家已有成绩，我们应该奋起直追，打造我们的洛神文化才对。

(本系列完)

